

# 旺秀道智签合同

王小忠



一个月到了尾声,似乎是转眼间的事儿。河岸边依然没有绿意,大地也没有完全热闹起来,天气倒是日日晴朗,正午时分尤为暖和。这时候,大家都会聚集在小二楼对面的小卖铺门前,透透气,说说话。话题除了增产增收,最多的便是城里的热闹世界。我也会参与其间,偶尔发声。不过这样的时间不长,太阳一转身,狂风就会席卷而来。狂风将大家赶回家后,巷道就空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旺秀道智的身影总是准时出现在巷口。他肩上挎着一个旧布包,迈着沉稳的步伐,穿过空荡荡的巷道,径直去了龙布扎什家。我常从小二楼的窗缝里偷瞄,只见他轻敲龙布扎什家那扇斑驳的木门。一会儿,门开了,旺秀道智闪身而进。我猜想,他们的话题肯定绕不开青稞的收成,还有那些谈了好久都谈不到一起的合同。

风还在巷子里打着旋儿,卷起地上的尘土,唯有小二楼是清静的,整个村庄的琐碎事务都仿佛浓缩在小二楼这间昏暗的屋子里。又一会儿,我听到旺秀道智的高嗓门,他们肯定又谈崩了。再一会儿,便听不到任何声音,外面的世界显得格外寂静。

也是在这个时候,旺秀道智一定会来小二楼的。

旺秀道智好几日都不曾来小二楼了。也是因为我欠钱,说了人家。他生气,我也生气,偏偏我的心里空落落的。一定是河畔边寒风强劲,不能在柏木林里自由穿梭,日出与日落的漫长时间里,我有点无所适从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旺秀道智一定会来小二楼和我吵架。可是他没有来。他要出远门了。原本说好要去高山牧场的,看来又成了一句空话。

前几个月他来村委会小二楼找我,让我帮他订票,说河北有家专门卖二手大型拖拉机的厂子。我建议他坐飞机,他偏偏要坐火车,说机票太贵,而且坐火车可以看一路风景。

我说,你买那么大的拖拉机有啥用?

贩卖。旺秀道智说,一台到手可以净赚5000元。

我说,用处不大吧?

他说,很多人打听,肯定有用到的地方。

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拖拉机是哪家厂子的?

他说,从网上看的,合同都签了。

两周之后,旺秀道智给我打来电话,恳求我给他买张机票。他说,整整坐了21小时火车,腰都断了。

我笑着说,不是一路要看风景吗?

求求你了。他说,再贵也要飞回来。

几日后,旺秀道智来村委会小二楼找我。一见我就露出天真可爱的表情,说,还是飞机好,“嗖”的一下就到了兰州。天上的云彩绵得



家园 (中国画) 周青峰



很——啧啧。

我将一口没来得及咽下去的茶水全喷了出来。我说,你摸到云彩了?云彩没有你说的那么绵吧?

他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也坐过飞机?

我说,坐过,也摸过云彩。

他问我,云彩绵吗?

我说,你不是摸过吗?

旺秀道智哈哈大笑起来。

拖拉机看得怎么样了?我问他。

他说,东西确实好,但人家不包邮,拉到这里赚不了钱的。

不是签了合同吗?我问他。

旺秀道智叹了一声,说,撕票了。

撕票?你绑架人去了,还是看拖拉机去了?

呀,就是定金泡汤了。旺秀道智因为我的不理解而显得很不高兴。

那叫违约,不叫撕票。我说,违约就是不遵守合同条约的规定。

呀,他点了点头,自言自语——是违约了。说罢后,脸微微泛出红晕来。

就那样,旺秀道智第一次和龙布扎什的合作以失败告终。龙布扎什来找我诉苦,说旺秀道智太相信别人了,合同都没看明白就敢按手印,定金还是他垫的,整整一万块,现在全打了水漂。这个旺秀道智,脑子里装的都是糟粕糊糊。龙布扎什拍着张掉了漆的旧桌子,气得脸像猪肝子一样,滔滔不绝地诉说,合同,合同,好几页,谁知道上面藏了啥祸根,白纸黑字写着,谁也抵赖不了,一万块呀……

龙布扎什说着说着,声音忽然低了下去,满是皱纹的脸皱得更紧了,

眼神里全是心疼。我给他续了杯水,劝道,消消气,旺秀道智和你搭伙做生意,都是为了赚钱,心是好的,就是太实诚了些。

实诚?龙布扎什猛地抬起头,眼睛瞪着我,实诚当饭吃?我想着他念过书,脑瓜子灵着呢,谁知道……他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这次旺秀道智没有去河北,而是去了康县,之前我并不知道。

又是一份合同。旺秀道智似乎对签合同特别感兴趣,奇怪的是他似乎又不懂得合同的含义。他来找我,自然是为合同上的那些条文规定。旺秀道智虽然是村里唯一会解方程式的人,可他对合同上的条款及法律规定似乎一无所知。

不过旺秀道智的想法很好。他说,国家政策这么好,但我们一直坐等扶贫,就对不起国家的扶持。我们自身要有发展动力,要有发展思路。你们平常也是这么说的,不是吗?

我突然脸发烫,同时也笑着对他说,发展是对的,但发展思路更要对。

种木耳的思路,对不对?旺秀道智问我。

种木耳完全可以。你要种吗?我问他。

合同都签了。旺秀道智说,龙布扎什这次答应得痛快,没有买拖拉机时的磨叽。又说,下个月就开始修建大棚。

龙布扎什又入伙了?合同都签了,你还来问我?我说。

这次一定能赚钱,龙布扎什也是聪明人。旺秀道智说,还有不懂的地

方,就来问你呀。他们说一年能种出两千多斤。真能种出两千多斤,我们就真的富裕了。

你们村早就脱贫了。我说。

旺秀道智说,光脱贫不行,要真正富裕起来才行。

我认真帮他看了大棚修建合同与菌包订购合同,都没问题。一周后,村委会不远处的一片空地里果然开始修建大棚了。一月后,大棚建成,上千个菌包也拉来了。再一月后,大棚里搭满了钢铁架子,上面挂满了菌包。后来大棚就成了河岸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天,旺秀道智又来找我。他拉着脸,一进门就嚷,合同有问题。

我说,合同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说,合同上应该写清楚一个菌包能长出几斤木耳的。

我的头“嗡”地响了一下,不知道该给他做怎样的解释。

谁敢保证一个菌包能长出几斤木耳呀?我说。

没有就应该加上,你就没认真看。

我说,合同上已经保证所有菌包都长满了菌丝,且产品合格。又说,给你打个比方,给你五颗豆子,我保证都能发芽,但怎么能保证这五颗豆子的产量呢?

应该要保证,否则怎么能富裕起来?他不停地嘟哝着。

种木耳不错,这里的环境和气候都适宜,不要担心。我说,到时候我给你们帮忙。

你能帮什么忙?说不定越帮越忙呢。他依旧嘟哝着。

你们种出的木耳卖给谁呢?这才是你们应该担心的。我说。

这么一说,他立刻表现出一脸茫然。

思路是对的,但所有事情切忌盲目签合同,合同不会让你们立马富裕起来。我说,不过别担心,到时候就找电商走货,只要东西好,问题就不大。

他点了点头,说,合同真能害人。

我说,合同不害人,盲目求富会害人。

这次他真懂了,还给我打了个比方,说,文明和富裕在不停装修我们的房子,我们住在房子里也得跟着不停装修自己的脑子,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我说,太对了,就是这个道理。

旺秀道智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只是可惜,他的心思不在大棚里。

村里人说他是老司机,只喜欢干本行。七月的某一天,旺秀道智将木耳大棚的所有股份转让后,就去了工地。他对我说,要去工地拉沙子,合同签了。又说,干自己最拿手的工作,踏实,也有把握。

我赞同他的说法。可不明白的是他既然懂得生活中的许多道理,为何对合同如此钟情?还有龙布扎什,他虽然成了木耳大棚的大股东,可他整天愁眉苦脸,看起来并不高兴。

风不再在巷子里打着旋儿,风已经吹绿了河岸,吹绿了大地山川。小二楼不那么清静了,整个村庄的琐碎事务都仿佛浓缩在小二楼这间屋子。一会儿,是咨询兴办家庭牧场的,一会儿,是咨询开民宿的……我听不到旺秀道智的高嗓门,我的世界显得迷茫。



石头铺的小路,随着山的起伏,在柔柔地飘转。低处的连接,眨眼上了高处。我看到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像在击鼓传花。大山在安静里热闹着。祁门县平里镇新屋里的茶山有看头。两个楼房一样的大水罐,叠加成一个宝葫芦,挂在坡沿。一辆摩托停在路上,人不见了。哦,该是消散在波涛起伏的绿海里。那里的千头万绪需要人去牵头。白烟连着树林,挡挡冷气或热气吧!不是挡着,刚刚好的气温,过来了。茶树抱团,叶子的绿油油,紧凑了,鼓突了。功夫在茶外吗?山被举着,往着绿里云里来了。一天的新鲜劲儿,漫山遍野了。

昨天来祁门,天气突变。感觉猛地一下划出冷热。太阳不见了,还遇到大风,天色有点暗。我紧紧衣摆,裹住自己,还好,没再冷下去!秋入都山上的俗语:昨天猪打涝,今天狗钻灶。到了祁门新屋里,叶子和山的态度很明朗:该咋样就咋样!时序在这里很顺溜,一些标语也有意思:“这个山头归我管,可别乱丢垃圾哦!我在祁门红里等你!”茶树的根部很干净,没有杂草杂物。茶棵里灭害虫的黄牌,在对乱撞乱碰提出警告。茶园有规矩,这里是世界名牌祁门红茶的核心产地。

坡下的黑瓦白墙在疏林里隐隐约约。我想进村,被沟渠挡了。鸡在叫!没干透的布块,趁早挂到空中去晾晒。做葛粉的水流过滤了夜晚,带了点杂质,在沟渠里响着。鸭叫就是连枷打在豆荚上,空里翻着,土里落下。听得出来,小奶狗也“呜叽呜叽”地跟上了。一顿一挫的鹅声押着的阵势,比黑瓦白墙亮些、灵动些,在扩大着影响。它们一起往着更早更远里来了。迎接一个陌生人吗?而坡角的萝卜缨子和朝天椒,用绿和红过渡着茶园和村庄。

后来,我走到公路上。碰到披着红花彩带的接亲婚车。好家伙,第八辆车擦身而过,后面还有长长的车列。我的手机只拍到个车队尾巴,动作快点就好了。转眼,车队沿着溪水远去了。我看到沿途的叶绿茶红,在给轰轰烈烈的婚礼进程加油添彩。大喜大庆得到山呼水应。

转了一圈,我回到原点。集散地的大圆顶很引人。设计的本意:祁门瓷器有名,又是茶区。来个带温度的白茶杯盖子,是切合实际的!门前草地推着草地,绿波往前跑,时光深阔了。许多景象在面前晃,杯盖一摇身,成了飞碟。看着

它,感觉它停了,停在不断地旋转中,停在了比草坪高点、比山低些的地方。飞碟罩住的范围不少,其中有祁门红茶种植科普馆。红茶的种子,去年底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送往太空,转了一大圈又回到祁门红茶集团。种子成了宝贝疙瘩,多少凝望在玻璃上亮闪闪。苗圃里,茶苗一排排站着,都编着号。上过太空的茶苗碧绿茁壮,安徽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在加班加点——太空的能量,怎么被小小颗粒装得满满?飞进银河看宇宙,穿越仙气再接地气。祁门的目光高妙又实在啊!都是围着叶绿茶红在转悠。

如何让这草叶成为经典传唱?一代又一代留下佳话。先说说祁门红茶鼻祖胡元龙吧,这个土生土长的祁门贵溪人,爬遍南乡和北乡,还有东乡和西乡。他是带着想法爬家乡的山的。他要在熟悉里追寻陌生,在绿茶里找到新事物,对比贵溪、危峰、平里等地的茶苗,可以归纳出相同和不同的根系色谱。指印留在茶茎,呼出的粗气撞入山壁。胡元龙创立了培桂山房日顺茶厂,请来宁州师傅舒基立,参考工夫茶的法子一步一步来,采摘、萎凋、揉捻、发酵、干燥。只有叶绿了,才能到茶红。绿和红是相差甚远的色彩,如何让它们走近些,热乎起来?多少心思,星星一样在溪水里汹涌碎亮。残月被大山包围了,绿叶里的清气就像傩戏的绵绵连场,让人流连忘返。

终于,胡元龙在1875年成功研制出色、香、味、形俱佳的祁门红茶。祁门红茶媲美印度大吉岭红茶、斯里兰卡乌伐红茶,成了世界三大红茶品牌之一。今天,新屋里茶山的石头路,按准当年胡元龙的腿劲,连我爬着爬着也感触良多!许多茶叶领域的大家,都在叶绿茶红里摸爬滚打、殚精竭虑。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是个有意思的人,九十多岁了,人家问长者寿秘诀。他摇摇头,说搞不清。想了想说,应该和茶有关。喝着红茶,想着茶事,周身都是茶气。蛮好的!吴觉农在祁门深耕细作。学界认为,他的《茶经述评》是研究陆羽《茶经》的权威著作。陆游、胡浩川、冯绍裘、庄晚芳等,也都在祁门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印。

一代又一代茶农,在大山里接住先贤的走法,一年又一年的茶事,在梅雨渡里水涨船高。

后来,我走到公路上。碰到披着红花彩带的接亲婚车。好家伙,第八辆车擦身而过,后面还有长长的车列。我的手机只拍到个车队尾巴,动作快点就好了。转眼,车队沿着溪水远去了。我看到沿途的叶绿茶红,在给轰轰烈烈的婚礼进程加油添彩。大喜大庆得到山呼水应。

转了一圈,我回到原点。集散地的大圆顶很引人。设计的本意:祁门瓷器有名,又是茶区。来个带温度的白茶杯盖子,是切合实际的!门前草地推着草地,绿波往前跑,时光深阔了。许多景象在面前晃,杯盖一摇身,成了飞碟。看着

原子弹外形比较胖,类似球形,所以叫“邱小姐”(球小姐);铁塔上安放原子弹的平台叫“梳妆台”;给原子弹插接雷管,叫“梳辫子”;装配原子弹叫“穿衣”;装配车间叫“下房”;铁塔叫“上房”;气象叫“血压”;起爆时间叫“零时”。根据中央安排,张爱萍、刘西尧赴核试验现场组织指挥(场区指挥部办公室代号20号办公室),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和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代号177办公室),负责北京与核试验场之间的联络。

鲜为人知的是,为了确保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成功,核武器研究院为这次试验准备了两颗原子弹,其中596—1是正式产品,596—2是备用弹。为了确保把原子弹从金门滩安全运到罗布泊,九院专门成立了保卫工作小组,由基地保卫处副处长崔寿桐等4人组成。原子弹的运输工作在国防科委主持下,由参加试验的各单位共同负责。经过协商,由空军、总参军交部、铁道部、二机部、核试验基地、新疆军区保卫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和总参谋部、公安部、总政保卫部、国防科委等组成主要运输单位。

原子弹的运输由总参军交部和铁道部负责。这班特殊专列每节车厢都装有通信和空调设备,挑选了最好的列车长、列车员、司机和检车员。为了保证安全,防止出现火花,检车用的小铁锤都被换成黄铜锤。专列使用的100多吨煤炭是由工人们用筛子筛过的,防止混入爆炸物,之后这些煤炭都由保卫部门派人统一看管,防止有人做手脚。空军负责飞机转载运输。由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恽前程、场外部长张凯帆、保卫部部长姚士章负责调动专用飞机,挑选了最好的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并随机查看航线途经的场站。

(三十九) 连载

## 为国铸盾 中国原子弹之路



胡思正  
著  
主审

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当晚,毛泽东审阅罗瑞卿关于确定正式核试验日期问题的报告和周恩来信,随后批示:“已阅,拟即办。”9月22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中央委对试验方案。毛泽东认为,原子弹既然是用来吓人的,就应该早响。会议最终决定核试验采用第一方案。

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考虑到如果消息提前泄露,万一这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失败,将造成不利影响,周恩来向与会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他要求众人不能告诉家人,近期不要写信,也不能打私人电话,并要求张爱萍和刘西尧近期不要接见外宾。周恩来还对后到会的陈毅说: